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

高连营 ◎主编

亲骨肉

QINGU ROU

有胆有识，
知识与胆量是互相促进的。

我只拿一盏灯来指引我的脚步，
而那盏灯就是经验，
对于未来，
我更是能以过去来判断。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

亲骨肉

主编：高连营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数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/高连营主编,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2006.12

ISBN7-204-07897-7

I.开… II.高… III.文学-作品集-中国 IV.136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5968 号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

主 编 高连营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发行电话: 010-87713181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

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印 张 275.725 印

字 数 4000 千

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5000 册

书 号 ISBN7-204-07897-7/I·1685

定 价 1192.00 元(全 40 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659

总 序

文明的华夏,名人辈出,代代相续,千古人物。

成功、成名、成家,这是每个时代都令人向往的不倦话题。

步入这个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,谁不希望成功?谁不想到成名?谁不企盼成家?21 世纪的年轻人朋友们不禁提出这样的问题:“成功从何处起步?成名的奥秘在哪里?成家的诀窍是什么?名人名家们的岁月时代是怎样度过的?”

《开启未来》丛书将回答你们的这些问题。丛书的作者引用了各界名家名人百余位,怀着眷眷深情,驾起自己回忆的小船,溯流而上,去寻觅自己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,去捕捉当年智慧的闪光,去追溯自己成功、成才、成家,为民族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源头。

“沧海横流,方显出英雄本色”。名人名家不仅创造了令人景仰的成就,而且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他们高远的志向、顽强的意志、勤勉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,正是今天朋友们不可缺少的心理品质。因此,了解名人过去的历史,追踪他们走过的脚印,领悟他们成功、成名、成家的内涵是十分必要的,从中一定能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。

这些名人,他们的青春岁月,充满了苦辣酸辛,坎坷磨难或

经战火的洗礼,或历曲折的境遇,或扬逆水的风帆,或留奋斗的足迹……

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,有幸福的回忆,更有苦涩的泪水;有成功的喜悦,也有挫折的苦闷,更有失败后的反思。在名人的生活辞典里,不是没有平凡和琐屑,正是对平凡和琐屑的超越,才成就了他们的伟大和成功。

这套丛书的文字,不是这些大家名人们作流水账式的忆旧,而是在自己漫长的生活画卷上精心地撷取;也不是空洞冗长的理论说教,而是时过境迁的作者真情的流露、实感的迸发。因此读起来亲切、真实、自然,若汩汩清泉,沁人心脾。从他们的经历中,朋友们可以悟出成功的规律,做人的道理,处世的艺术,成名成家的奥秘。

老者不复返,来者永远新。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,要把我国建设成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,今天的年朋友任重而道远。希望你们都做伟大时代的强者,做伟大事业的成功者,肩负重任,迎着风雨,用坚强的信念,将理想的太阳从心头托起,用毅力的犁铧去耕耘不辍,走向未来,走向光明,走向自己的成功之路。

成功属于我,属于你,属于他,属于这个伟大的时代。

2006年6月

目 录

人妖记	陈家桥 1
北方丽人	蒋 韵 33
我们的骨	陈希我 73
亲骨肉	艾 伟 117
怀念振铎	巴 金 182

人妖记

陈家桥

第一部分

1

缅甸的夏天气温高达三十五度,但在我表演节目的打洛一带,气候却偏向潮湿,这大概是因为打洛和云南交界的地方有一条河流的缘故。打洛是个开放口岸,从1990年就对中国开放。我很喜欢中国,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到打洛来旅游的中国人买票看我们的节目。我是个人妖,我意识到我必须一开始就讲清楚我的身份,人妖是个很普通的字眼,我倒宁愿永远是个人妖,不仅今生今世,而且以后也这样。这样来理解,或许可以使我对目前的生活更有耐心。说到人妖,这可不是什么天然的事情,我是在泰国做的手术,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考虑,在做变性手术时我还不懂事,只有六七岁,那时我对自己的生命没有决定权,别人让我做,我就做,这是一种很讲究的手术,光手术费就花了不少钱,想来这也是一种投资,在后来我接触的许多人中,

有人对那时我做手术表示了怀疑,毕竟,大部分还是希望能本分一点。我知道别人都认为人妖是特殊的人,有人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以为人妖不像人,如果这么说我可就不太高兴了,甚至很反感。当然我也不指望别人来承认我。我的身份我自己知道。在打洛表演节目已经有两年了,假如我不来打洛可能我就没有下边的一些事情。打洛口岸的生意不算好,如果我能够从缅甸到泰国,或许情况会好些,至少收入更高,泰国旅游比缅甸好,但我的家在缅甸,至于家也不是一个特别惦念的地方,而我确实是在缅甸长大的,这一点我还不能忘记。打洛这个地方比缅甸其他地方的风水要好,加之与中国隔界,中国是个大国,使我感到那些旅游者比较靠得住。我并不信奉在我的表演中有什么艺术可言,但就演出团来讲,要求极其严格,要具体到每个动作和眼神。在来打洛之前,我在缅甸的首都作过表演,在那儿度过了几年,那个城市相当封闭,旅游者多半是一些散客,看起来就没有什么热情。在首都之前,年龄小一些的时候,在泰国的清迈作过表演,那是一段令人陶醉的时光,有许多人欣赏这种舞蹈,加之我那时对身份没有现在这么敏感,所以人就是在那时成熟起来的,而人一旦成熟起来,内心就会有一些新的反应。这几年我在这方面是有体会的。

我住的地方是打洛的一家很有名的宾馆,团里包了一栋小楼,房间很多,房间也很大,四个人住在一起,虽然每人都有一间小阁房。这是缅甸特殊的建筑风格,既相互统一,又可以互相隔开。房间还算干净,我对房间和床有一种不良的反应,我隐隐地渴望一处自己的居所,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,我的生命或

许在很大程度上是表演。演出团的老板讲过,在这个时代,我们的身体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财富,他们不主张我们浪费。我也看报纸,还能识不少字,而且我受过团里的教育,我的许多想法跟教育有一定的关系。我对外边的事情有些了解,在前几年我想到了我的青春,因为我听别人说我们这是一种青春职业,等我们衰老时,我们就无法表演了,所以我对青春是珍惜的,应该说是人妖中,我的保养还算不错,人缘也不错,大家都还信任我。我的演技通过这么多年的锻炼,应该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了,当然这种演技是在舞台上的,而且是要面对无数好奇的观众的,如果拿人生当个舞台,那么我的表演可就拙劣了。我有过绝望,但你知道这种绝望是没有依据的,我找不到比较的对象,我只能跟我的同类相比,我发现他们都活得很好,至少没有什么刻意的不愉快,于是我就放弃那种反叛的心态,我得学会对自己忠实,我的体质也还好,但那可不能跟常人比,毕竟我们跟常人有着本质的不同。我一直在介绍我自己,这是个前提了,如果我不介绍,你们可能没有办法弄明白我,这会影响我下面要讲的故事。而且拿整个人生来讲,由于我站到了舞台上,我其实一直是在用表演来介绍自己的。在所谓的节目单的艺术名称下面,我知道观众看重的仍然是我们的身体,至少是与他们不一样的地方。但区别到底在哪呢,这不过有点神秘性,作为身体,也只是作过生理上的处理,说白了还是人为的东西,我对这个看得比较透。在我们宾馆的后边有许多桉树,这种树在你们中国可能也有,它的树干颜色灰白,树皮开裂,木质过于柔韧,每次在窗边看这桉树,总会联想到身体最里边的地方,比如血啊,神经

啊,我想它们也是脆弱的。在打洛这两年,每逢起风时,那些桉树叶背面掀起露出的惨白灰色很能打动我的心,我偶尔会在激烈的情绪中想到遥远的未来,虽然我没有计划,但我知道我的生命总是要延续下去的,我想到了退出舞台的那一天,想到我的青春在衰退的那一天,想到我嘴唇胸部的变化,总之,我想到了常人也会遇到的衰老问题。这个问题是不能靠别人来解决的,我必须对我自己负责。每次去演出前,化妆可是件愉快的事,因为我能从镜子中看到一个近乎完美的自我,我的眼睛、腮、唇和美丽的额头,衬托在我那张动人的脸上。我的美我自己不隐瞒,我的同行以及一些认识我的人都会指出这一点,或许正因为我比别的人妖更美,那么我内心所承受的东西反而会更加一些。我可以老实地告诉你,在人生中最困惑我的仍然是爱情。爱情这东西人人都会遇到,但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,我对别人的爱情也关注过,但我发现那终归是别人的。在漫长的表演生涯中;真正支撑我站在舞台上的倒是我幻想的某个人,他坐在表演场地的某个固定的位置,他看透了我,我想我愿意被他看透,那是一种真诚的感觉,我暗中在心底呼唤过他,尽管我没有听到过回音,但这足以说明我的心灵还没有冥暗,我仍在追求那些光明的东西。爱情是私密的东西,我只得在内心等待。有时我也遇到过令我心动的人,但人总是有选择的,而且这还要取决于对方怎么看,我的身份别人是不会不在意的。

打洛的街上有许多三菱出租车,司机们跟我都熟,每次我坐车他们都不要钱。我们缅甸的男人个子不高,人偏黑,很少有那种个头高大的,因此跟这些中国游客比起来,他们更愿意

佩服中国人,况且还能从中国人手上拿到钱。司机们爱跟我开玩笑,我对他们也很有感情,他们人都不错,或许也只有跟他们在车上时,我才敢放开嗓子来说话,说话的声音才会原原本本地粗起来,平时我说话尽量要控制我的噪音,按表演的规矩来讲,带有一些假嗓子的成分。正常人可能用假嗓子说话很难,但对人妖来讲,这也还能忍受,但无论怎样控制噪音,毕竟人妖的声音是粗的,还是不能学到女人的那种。我的骨骼经过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完全圆润,但我很巧妙地掩饰,在一般人看来,我的身材无比美丽,有人甚至喜欢我这种高大有棱角的人妖,他们认为在西方这是最有魅力的女人了。骨骼对人妖来讲不是大问题,主要是在身体的女性化方面,而这方面我恰好相当成功,每一部分都十分匀称,加之团里给我买的衣服十分得体,所以假如我站在路边,人们只能把我当成女人。我说别人把我当成女人,那是我要向你们介绍我的生活才这么说,其实我也可以是女人,这么讲吧,在心里面我能成为女人了,这就是我本身经历的生活所决定的。我的举止,姿态,手势以及我的眼神,我知道我已然领会当女人的真谛,并且它使我产生了奇特的快乐。不过,我还是公正一点,尽量讲我生活上的一些事情,尤其讲到下边我即将认识的人,那么我是谁都是无所谓,关键是我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,但愿我的生命会像正常人一样有着精彩而闪光的内容。

从一点到两点的那场表演结束之后,天空下起了雨,不知

怎么搞的,从今天中午过后,我的胃就在不停地咕噜,它似乎预示了我的生活要发生什么变化,事实上我每天都在等待这种变化,但那一天我在表演时就强烈地感到了某种命运的力量在左右着我。两点散场之后,离三点钟的开场还有一个小时,我从舞台的后门那儿往标有号数的石墙根那儿走,抬头发现别的人妖都往回跑,他们要拿伞,我知道天下雨了,我还往外走,在门口,我看到雨不大,溅起了地上的阵阵灰尘,空气中那种泥土的奇特的味道使我有短暂的幸福感。两个和我关系很好的人妖搂住我的肩膀,在客人看不见我们的后门口,我们很随意地讲话。他们中的一个叫小花。小花年龄比我小,但很有心计,他对生活的理解可真叫人吃惊,我私下里以为他是个有品位的人妖。他站在那儿叹气,另一个朋友叫小芳,他回去拿伞了。小花拿出三五烟,递一支给我抽,我摸了摸我的脖子,捏了捏手。今天,我不想到那些标号下边跟客人们照相了,也许天气的转变,特别是湿润的雨中的泥土使我的感觉更加奇妙了。我从过道那儿返回舞台的前沿,我往右手走,小花也跟在我后边,小芳给了我一把伞。小花在试伞,我们来到礼堂的大门口那儿,那是刚刚铺就的还留有石子的水泥路,路面呈轻微的坡型,这使我穿上高跟鞋之后的腿显得更加修长和美丽,我看我。自己的腿,我为我的腿而感动,这种想法我经常会有,我能够为自己的某些出众的表现而激动,在惊异于自己那种女性的美的同时,我也渴望烟草和微微的体臭,因为它们能刺激我的神经。不过,我很好地结合了我这些复杂的感受。一般除非有特殊的心情,我是不会在礼堂前面的路上招呼客人的,一是我并不十分渴望金钱,另一方

面我对我的美有一些保留,我总是潜在地希望要把这种美献给一个能理解和尊重它的人,或许这是一份奢望,但我还是会这么去想。雨比刚才小了些,太阳的光亮也能从云层的间隙射下来,我没去看太阳,一到路上,我很刻意地看已经站好了的那些人的腿,他们中有一部分是人妖,有一部分是作另一种舞蹈表演的女人。这些人混在一块,一般人并不能辨认谁是真正的人妖。站在这儿是对顾客表示欢迎,希望他们能尽快买票到礼堂里观看表演。我站在一个最中间的位置,从我的背后就可以迈上礼堂正门前的台阶。小花和我之间隔着一个人,我们不得不扭头来讲话。我告诉他,我心情不错。他向我笑了笑,我发现他比较妩媚,而且也很温柔。小花也很崇拜我,特别对我的身体他是大加赞赏的,小花视我为知己。我的伞是那种很本分的淡蓝色,这与我眼角的底色是一致的,掏出小镜子看我刚才流汗过后的脸,稍稍作了些调整,我直起腰,用伞的前沿挡住头,我的目光看着每一双流动的皮鞋。别人是能看见我的,他们会掀开我的伞,朝我笑,没有人会伸手来握,客人们都懂规矩。我也报以职业的微笑。我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,那天的客人比较多,居然在卖票的地方有了纠纷,缅甸的保安和中国旅行社的人正在进行疏导,所以许多人妖都乘机回到后台那儿去了。小花和另一个人在伞下谈话,尽管雨已经停了,但为了挡太阳,我还是打着伞,在我的右手,从山坡往下,有一块翠绿的池塘,在雨后它显出那种醉人的墨绿色。我看着它,心绪不宁,完全忽视了身边的一切。

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你的。当然,同样的情节你也会

记得,不过我们的反应不可能一样,对你来说,认识我或许完全是偶然的,但对我来讲,我觉得自己在内心已经有了预谋,因为那天我的心境完全不能控制,我的欲望以及我身体深处有一种要求,我在呼唤着什么。是的。

于是,你竟然拉住了我,这时我才发现我什么时候居然蹲了下去,以我一米七多的修长的个子,而且你把我当成一个美女,你是必须要把我搀起来的。你以为我表演得疲惫了,你问我,你怎么了?你本来是不准备叫我回话的。但我会讲很流利的中国话。我告诉你,我没事。这时,你看见了我的全部,我们的目光在雨后的阳光下相遇了,一种暖流从我心底里迸发而出,我的胸腔热乎乎的。你的反应不太明显,但是你很吃惊,你有一个旅游者应有的怀疑,但你很快就礼貌地跟你边上的两个人讲到了我。我就在你边上。我很傻。不知该怎么办。你知道我想跟你讲下去。因为那天我有预感,所以我非常害怕再也见不到你,一旦表演以后,或许我们再也见不到面,但我又不会乞求你,在我们之间有很大的距离。在很短的时间内,我对你留下了极好的印象,这恰好也验证了我的预感。你的个子不高,口音是标准的,最吸引我的可能是你眼睛周围的那块地方,你坚毅而充满灵气,在你的脸部的骨头里,我能觉出那种生长在中国土地上的男人的过程。以前我遇到过无数中国男人,我幻想过某一个人,从现在看来他便是你了。小花还在跟别人讲话,我故意把脸仰起来,你向后微微退了些,另两个人看着售票口。我发现你在看着我。我的伞往前倾,你却弯下上身,从下边往上看我的脸,我朝你微笑,这让你更为吃惊了,但你抑制住了,我敢肯定

你对我是有兴趣的,但我所想的远不止这些。只是我不知道怎么办,我不可能立即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内让你走近的办法。你开始往左边走,我想你是要到下边那个窗口去买票,我把伞举起来,你肯定看见了我优美的肩部。在灿烂阳光下,那晶莹的细肉深深地吸引了你,你有些迟钝地停下脚步,掏出烟,抽起来,你两个同伴中那个老一些的去买票,你很吃力地跟另一个同伴讲话,但你确实是在注意我了。我望着你,你走到我旁边。我有些害怕。你对我说,有人在喊你。我回过头,发现在大门口右侧的礼堂外沿五六个人妖在招呼我快回后台。我赶紧转身,但我还是很留恋地看了一眼,此时你可能还不知道我是人妖,但我想牢记你的眼神。别的人妖在上面说我,他们可能看出了我的恍惚,我在最高的地方回过头来,你正在吸烟,蓝色烟雾下的嘴唇像一块钢铁,我失神地混在回来的人妖中间往后台那道边门走。

3

今天我走上舞台之前,就觉得从巨大的吊灯里射出的光是成雾状的,那些光环中渗满了细小的颗粒,它们在神秘地飞舞着。我握住小花的手,小花和我轮流吸同一支烟来提神。团里的顾问正在后台给一个演技差一些的人讲解表演的技巧。为了招徕顾客,节目单作过调整。我上场时,已经有七个人妖站在台上了,幕布里层的那道白纱还没有拉开,观众就已报以热烈的掌声,更多的人都向前倾着头,在我还没有站稳之前,我意识到我今天有一种真正飘一般的感觉,而且在我向观众席看去时,那

些从舞台顶部弥散下去的光雾烘托着黑压压的人头,似乎所有人都从座位上站起来,由于心灵的激动,我一开始没有注意到要搜寻你,当然你和我心里边的想法是一致的,我知道作为一个生命深处幻想的男人,你始终坐在某个位置上,而不同的是,在今天,你变成了现实,刚才在伞外,你离我那么近,使我听到了你的呼吸。我是四个穿透明黑色纱衣的中间偏左的一个,在我们四个人当中,体型都有相似的地方,个子高,腿长,胸部的曲线十分好,我们纱衣的上半身是完全透明的,以肚脐位置往下是盖起来的,我们四个人在中间,依次在两边有其他着装的同伴,我们每个人都手持一枝长长的孔雀毛,这使整个舞台看起来充满了生命的幻觉。在音乐没有响起来之前,我们凝神不动,任凭现众的观摩,在台下,有许多人还没找到座位,工作人员用手电晃那些站在过道间的人,空中的光雾似乎颤抖起来。在我飘浮的身体中,有一丝安慰的水,它们爬行在我的下肢。我的眼睛湿润了,我喜欢我眼睛中的水,在近三十个人妖中,我是最美的一个。在我边上的这些人更加衬托了我的美。乐曲响起来,这支曲子在东南亚一带很流行,乐曲有一些凄婉的内容,并且它是逐渐在演奏中加强的,一开始,我们的动作很慢,主要是展示我们趋向静态的美。我舞动我的孔雀毛,那一撮美丽的翠绿与淡蓝相间的毛,它如同从我身体的尾部长出,跟随着身体的韵律,轻轻遮盖了我的娇嫩的肉体。观众很寂静,那些站在过道里的人,被迫蹲了下去,经过五分钟,我发现人们被某种奇特的东西给征服了,今天的表演如此特别。这时我强烈地感受到了你的存在,在我看来,你的脸英俊极了,而且从你简短的讲话

中,我几乎听到了你心里边的声音,那虽然不是针对我的,但我知道你喜欢我的美。虽然我不能很准确地看到你的位置,但在感觉中,我是为你表演的。于是我放下上肢,我侧过身,人们看见了我身着透明纱衣的侧面,看到我美丽的弧度以及那种充满了欲望的身体的取向。我们在台上,所有的人妖都在变换队形,给观众以不同姿态下的形体,希望观众能看到每一个侧面。第一个节目的乐曲在七分钟以后便完全转变为一种深沉的倾诉了。由于过度的哀怨,使我们身体运动的细节增加了悲剧的气质。特别是我,当我仰起头倾斜上身,与我的乐曲一样表达某种哀婉中的愤怒情绪时,我想你一定看到了我的身体,你也一定能感受到我的内心,当然这只是我在舞台上的想像。大幕合上。

在第二个节目没有开始之前,我在后台换衣时,摸到了我绝望的身体,虽然心里有一股情感的洪流,但体肤却是冰凉的,我知道这是意志的作用。我换上了那件白色的长裙,前胸的开口极低,背部完全袒露,这是按名贵的款式设计的,当我从舞台后部的阶梯那儿出现时,从后边射来的灯光刚好笼罩了我,你知道在这一刻我仍是骄傲的,因为我要让你知道我是明星,这时我的打扮并不妖艳,相反,它显出了某种贵族气质,我在舞台上表演了一个高贵的女人,我模仿她的心态,虽然,在我的后背上感到了凉意。我想你在舞台下一定看清了我,这是肯定的,在这个礼堂里,如此光艳的人只有我一个。在我往下走之后,从舞台的两个侧面走出了八个人妖,她们都是纯白的装束,我被衬得越加光艳。有人为我从后边拎起了白裙的后摆,我的手横放在胸前的下缘,我走得很慢,在整个过程中,灯光一直聚焦在我